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

闵泽平 主编 熊礼汇 审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

闵泽平 主编

熊礼汇 审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闵泽平主编;熊礼汇审订.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8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9967-8

I. ①唐… II. ①闵… ②熊… III. ①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3738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7.5 字数: 55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967-8/I · 596 定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熊礼汇

《唐宋八大家学术档案》，当阳闵泽平君编撰。闵君制定编书计划之初，即请我写作前言，并告诉我：该书主要用录入文献和介绍著作、论文要义的方式，记述近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唐宋八大家的研究情况。我想，苏辙以后，学者们对唐宋八大家的研究，实际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自北宋末年到明代万历之初（1579年）为第一阶段，自万历之初到“五四”前后为第二阶段，自“五四”前后到今天为第三阶段。本书记述的主要是第三阶段后六十年特别是后三十年的研究情况，前此情况既告阙如，不妨在前言中概说其要。

“唐宋八大家”，是古代散文史上的一个并称名号，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北宋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八位杰出的散文家。人们追问这一并称名号的由来，多归结为茅坤（1512—1601年）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而说茅氏专选八家之文的原因，则以为是明初朱右曾选八家之文为《八先生文集》，而其好友唐顺之《文编》所选唐、宋文也仅以八家为限。其实，从南宋开始，学者们研究唐、宋散文即有论学、论文之分，从论文入手者已认识到韩、柳、欧、苏为唐、宋最优秀的古文家，而以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辙之文为唐、宋古文之有特色者。如朱熹说看文章事，即言：“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手段。”又言：“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

字换却那寻常底字。”^① 八家文章都被他提到。吕祖谦选唐、宋文编《古文关键》，讲看十一位作家古文的方法，其中七位就被茅坤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大抵南宋（包括金代）以降，直到明代，学者们对唐、宋古文家的品评意见渐趋一致，几乎无一例外地承认韩、柳、欧、苏为最优秀者，言唐文差可与韩、柳比肩者为李翱，其次为杜牧、孙樵，再次则为元结、刘禹锡；言宋文可与欧、苏同列的，首推曾巩，次为王安石，再次为苏洵、苏辙，差可与洵、辙比肩者为陈师道、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再次则为范仲淹、司马光等。若在唐、宋作家中选出七八位优秀者，大家的意见多集中在后来茅坤说的“唐宋八大家”中，有出入也就是多一人少一二人的问题。如元代刘埙说唐、宋文家“自然”、“作为”之别，即以韩、柳、欧、曾、王、老苏、苏轼七人为例^②。吴澄亦谓“西汉之文最近古，历八代浸敝，得唐韩、柳氏而古。至五代复敝，得宋欧阳氏而古。嗣欧而兴，惟王、曾、二苏为卓。之七子者，于圣贤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为气所变化者也”。^③ 明代贝琼作《唐宋六家文衡序》，所说“唐宋六家”虽然限于韩、柳、欧、曾、王、苏六人（明人以欧、苏、曾、王四人为宋之大家者，尚有方孝孺、周忱等），而作论却言及八家。郑瓌论宋代大家之文，则说到欧阳、荆公、曾子、老苏、东坡五人。苏伯衡言三代以来为文“臻其妙者”“不过二十人尔”，而“唐则韩愈、柳宗元、李翱，宋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吾祖老泉、东坡、颖滨”。^④ 李绍《苏文忠公集序》则谓“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大家”。^⑤ 可以说，朱右、茅坤从唐、宋众多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② 刘埙《隐居通议》卷十八《文章》，转引自吴小林《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1991年版。

③ 吴澄《别赵子昂序》，《四部丛刊》本《元文类》卷三十四。

④ 苏伯衡《染说》，《四部丛刊》本《苏平仲文集》卷五。

⑤ 李绍《苏文忠公集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引，《四部丛刊》本《潜研堂文集》。

古文家中遴选韩、柳等八人作为代表，是四百多年来学者们对唐、宋古文家艺术成就比较研究的结果，共识性很强。

又“唐宋八大家”这一并称得以成立和广为传播，实有赖于《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纂与流传，而茅坤借助选本推介八家文章和为学者提供样品的方式，以及论文采用评点的做法，也是受南宋以来学者研习唐、宋文章经验的启发。如吕祖谦倡言“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即作《古文关键》示人。宋、元介绍唐、宋散文写作艺术的选本，还有陈亮编的《欧阳文粹》、无名氏编的《三苏文粹》、楼昉编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编的《文章轨范》、黄坚编的《古文真宝》等。茅坤不但采用了它们选文示人的形式，而且选进了南宋以来诸多选本同选的名篇，并在评点中大量吸纳前人的批评意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除从选篇到评论都受到过南宋以来众多散文选本的影响外，其编纂动机亦与南宋以来诸多选家大致相同，即既为习古文者介绍艺术经验，又替作时文者提供借鉴对象。和前人略有不同的地方有三：

一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肯定八家对儒学“正统”的继承，所谓“魏晋以还，惟唐韩昌黎愈……王安石辈之八君子者，赋材不同，然要之并按古六艺及西京以来之遗响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门，不敢当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见道，就中擘理。盖尝就世之所称正统者论之，六经者，譬之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韩昌黎辈，譬则由汉而唐而宋，间及西蜀、东晋是也”。^① 将八家之文列入“正统”，实从为学、为文两方面揭示八家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引人注意的是，他将八家之文归入儒家散文之内，表明他已认识到八家实乃古代儒家散文家的优秀群体，而这对准确认识八家古文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以及他们出现的文学史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茅坤对八家“正统”地位的肯定和对唐、宋古文艺术经验的介绍，有很强的流派意识。关于前者，茅氏有谓：“韩、欧以下，

^① 茅坤《与王敬所少司寇书》，姚翼编《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五，万历刻本。

近来文章家且谓汉西京后不足为，而仆则妄谓八君子者，其材之小大不同，要之于六籍以来相传之旨，似各能获其隽永而为之者。”^①又说：“仆尝妄论文章之旨，如韩、柳、欧、苏、曾、王辈，固有正统，而献吉则弘治、正德间所尝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犹属草莽偏陲，项籍以下是也。”^②关于后者，茅坤宣扬八大家古文的艺术成就和写作经验，实际上是对秦汉派否定唐、宋古文的反驳，对其标榜秦汉而徒事剽窃、模拟的纠正，体现了唐宋派关于“汉以前之文……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③的看法，关于韩、柳、欧、曾、王、三苏等最能继承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深得秦汉散文之髓的看法和以学习唐、宋古文为门径而复秦、汉散文之古的基本主张。《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即云：“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道，岂不堪淫淖滥，而互相剽裂已乎！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唐宋八大家文钞》。”可见，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唐宋派对抗、打击拟古派的重要举措，《文编》实乃唐宋派宣扬其散文革新主张的一面大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入理解黄宗羲说的“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④的题中、题外之义。

三是他为作时文者提供借鉴，不但有用时文作法评点古文而方便举子以古文为时文者，而且有意将八家应试文、策论和与应试文相近

① 茅坤《与万思默督学书》，姚翼编《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八，万历刻本。

② 茅坤《复陈五岳方伯书》，姚翼编《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八，万历刻本。

③ 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四部丛刊》本《荆川先生文集》卷十。

④ 黄宗羲《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四部丛刊》本《南雷集·南雷文案》卷四。

者选入《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如《昌黎文钞九》选入《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点明“此非韩之佳者，特以公所应试文也，录而存之”。《老泉文钞八》选入《衡论序》，点明“此老泉经世文也，其议论多杂以申、韩，余第谓其与举子业较近，故并录之”。《东坡文钞十七》选入《刑赏忠厚之至》，点明“东坡试论文字，悠扬宛荡，于今场屋中极利者也”。又选入《物不可以苟合》，点明“时论之冠。中间君臣等四比填入格眼，本属时论，却能按经传事情，化腐为新，举子辈得此法，可以横四海矣”。《颖滨文钞十二》选入《刘恺、丁鸿孰贤》，点明“此子由同兄应试之文，虽不及子瞻，而议论正大，自足成一家之言”。《颖滨文钞十五》选入《臣事策八》，点明“子由此文，有大将挥兵之势，纵横阖辟，无不如意。第一等科场文字”。正因如此，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谓“今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①

受茅坤编纂动机的影响，《唐宋八大家文钞》所选文章的体裁、类型很杂，除古文（数量最多）外，尚有辞赋、史论、策论、“试论（应试文字）”以及“四六文字”。文体分类知识告诉我们，韩愈倡导的古文是一种自具首尾、篇幅有限、遣词造句取法三代秦汉之文，行文一气贯注，重在明道、记事，文风质朴，而以具有本于儒学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单篇散文。古代散文则是文体类型概念，其基本特征是出语单行散句，不但句子长短不拘，而且一句之内、两句之间均无音韵限制。用这一特征衡量古代文章，除骈文、辞赋、八股文以及其他形式的韵文不能算作散文外，散文文中的绝大多数（唐人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笔记小说以及寓言、戏剧等除外）都可纳入散文范围。古代散文实可分为两类：一是著述散文，指的是诸子百家的散文著作、历史散文著作和诗话、文话等多种内容、形式的散文著作；二是单篇独立的散体文，指的是古文、小品文和其他思想自由、文法灵活、篇幅可大可小、独立成篇的散体文。要说明的是，自萧统等人将《汉书》、《后汉书》少量论、赞选入《文选》后，很多选家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集部四十二总集类四。

在选篇时都将史书中的论、序、赞作为单篇散文看待。受此影响，不少选家还从在结构上没有篇章建制的著述散文（如《春秋》三传、《国》、《策》、《庄》、《孟》等）中切割若干在内容、形式上自成单元的段落，作为单篇独立之文载入选本。严格说来，史书中的论、序、赞以及从著作中截取的类似小品的段落，本是著述散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不能算作单篇独立之文的。用上述文体标准检查《唐宋八大家文钞》，可见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古文选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古代散文选本，而是一个以古代散文（散文中以古文居多）为主体、文体类型驳杂的文章选本。书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十分符合其文体多种多样的特点。虽然如此，始以《唐宋八大家文钞》扬名于世的并称“唐宋八大家”，仍然指的是唐、宋八位优秀的散文家（或称为八位古文大家）。虽然唐宋八大家在文学见解、创作原则、艺术风格等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不同之处亦在在之，他们生活在相距二百多年的两个朝代，只是两个作家群落的组合，而不能称为散文（或古文）流派^①。

① 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云：“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续古文辞类纂》卷十一，光绪壬午长沙王氏刻本。）拙著《明清散文流派论·绪论》则云：“大抵文学流派，是指在文学史上活跃在某一历史阶段、受到某种文化思潮影响、源流出于某家、文学主张或艺术趣味大体相同、创作方法大体相近、作品风格或风味大体相似、通过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并在当时或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群体。”“对文学流派的判定，应该用上述定义中的诸多要求对文学史上的作家群体作综合性的考察。”“显然，对古代散文流派的判定，也应该用文学流派的定义来衡量。如果要加一个条件，那就是应顾及作为古代散文的文体特征及古代散文对文学流派定义中各要素的个性化要求。”“实际上，唐宋时期尽管散文革新波澜起伏，参与者你呼我应，代有其人，却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散文流派。”“有人将‘韩柳’、‘欧曾’、‘欧苏’、‘三苏’或‘韩柳欧苏’、‘唐宋八大家’一类并称当做流派，那是误将那些并称的单一取用标准（或仅取其影响，或仅着眼于其文章的优秀）和流派的综合性特点画了等号。”（《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纵览散文史不难看出，“唐宋八大家”这一并称虽然始见于《唐宋八大家文钞》，但对唐宋八大家的学术研究早在两宋之际就开始了。研究内容涉及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复兴活动及八大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八大家的思想修养及为人之道，八大家的古文主张、风格取向及其由来，八大家古文的修辞策略及艺术技巧，八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文论、文风言），还有对八大家古文学理的检讨，有从举业角度对八家古文作法的研究。学者们曾用多种形式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除序跋、书牋、文话、诗话、各种笔记以及讲学论文的语录文字以外，用得最多的是选有八家中作家作品的散文选本。应该承认，编纂这类古代散文选本，本身就是唐宋八大家研究的一种形式，但散文选本最能反映编者研究唐宋八大家的学术见解、批评意见和鉴赏心得的，是该书的序、引、论例（有的是凡例）和所选文章的评点文字。

随着《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传播，关于唐宋八大家的学术研究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除研究对象明确集中在唐宋八大家群体上外，其研究课题涉及的内容、范围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表现形式，都和第一阶段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是围绕《唐宋八大家文钞》相关问题的讨论。《唐宋八大家文钞》虽然只是一个文章选本，却反映出编者对古文之学诸多问题的看法。像“唐宋八大家”并称是否合理，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动机、选篇原则、编排体例是否可取，茅坤对所选文章的评点是否切中肯綮一类问题，必然会引起学者们的议论。其中对“八大家”并称议论最多，因为这涉及对唐、宋两代散文和两代散文家的评价问题。议论的意见无非两种，一认为说法有误，一认为提法得当。言有误者，或谓选人太少，或谓选人不当，或谓不应跨代并称。说得最严厉的是袁枚，既言：“余不信孔子删《诗》之说，而不料茅鹿门之选八大家，至今奉为定例也。尝有句云：‘诗亡原只存三百，文古何曾止八家？’”^①又说：

①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补遗》卷四，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凡类其人而名之者，一时之称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汉有三杰，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强合之为一队者也。有之者，自鹿门八家之目始。明代门户之习，始于国事而终于诗文，故于诗则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为八，皆好事者之为也。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①

在袁枚之前，黄与坚即谓“唐、宋诸家文，自茅鹿门选八家，人洵以为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类不少”②。储欣也说：“昌黎作《师说》，抗颜为师，由是奇材辈出，若李习之、皇甫持正、李义山、杜牧之，奇也。至孙隐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长、苏子美，亦大有人也。选大家而限以八，得毋为坐井之窥乎？”③“然大家岂有定数，可以八，即可以十。”④他实际上不赞成八家并称，对《唐宋八大家文钞》仅选八家之文不满，于是弄了个《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在他之后用选本形式表示对八家并称不满的，还有蒋湘南，他编有《唐十二家文选》；还有张文虎，编有《唐十八家文录》。后者明说：“世人论古文，辄曰‘唐宋八家’……不知唐之与宋，原委既殊，门户自别，非可概论。……予录唐文凡十八家，源流变迁，概见于斯，以破‘唐宋八家’之说之陋。”⑤日本

①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书茅氏八家文选》。

② 黄与坚《文说》，《论学三说》，学海类编本。

③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凡例》，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刊本，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④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序》，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刊本，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⑤ 张文虎《唐十八家文录序》，《舒艺室杂著乙编上》，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学者赖山阳也认为八家之称选人不公^①，斋藤正谦认为八人并不全是大家^②。刘开分析人们对八家并称不满意的原因，则谓“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③

不过赞成八家并称的也不少，有三则议论比较典型。一即廖燕说的“予尝疑秦、汉以后之文，可传者当不止韩、欧数人，及编观唐、宋遗文，无复有能胜之者”。^④二、三即方东树说的“唐、宋以来，号能文者，无虑数十百家，日久论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

① 赖山阳《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评语云：“八家之称，昉于茅顺甫……余所不满于茅者，以曾、王列焉是矣。盖茅师王遵岩，遵岩喜曾，故收之也。大抵明嘉、万间，世多厌宋习，颇倡秦、汉，而王与唐荆川树帜敌之，以欧、苏流易淡泊，而曾差丰褥、王差峭洁以相救，于是取用之。而茅亦依其绳尺焉耳。要之，曾、王岂可列为大家哉？”闵泽平点校赖山阳《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卷首，崇文书局2010年版。

② 斋藤正谦说：“唐除韩、柳外，以李、孙为最。宋除欧、苏外，以曾、王、老苏、小苏为最。既为八家（指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又为十家（指储欣编《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并无不可。但同称为大家，似无分别。所谓大家者，唐唯一韩，宋唯欧、苏，二子当之，柳亦庶几之。如李、曾、王、老苏、小苏，可称名家而已，不可谓大也。孙比之又小。”（《拙堂文话》卷三）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刘孟涂集·孟涂文集》卷四，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前于刘开，王夫之已谓苏洵不宜称为大家，言：“俗称欧、苏等为大家，试取欧阳公文与苏明允并观，其静躁、雅俗、贞淫，昭然可见。心粗笔重，则必以纵横、名法两家之言为宗主，而心术坏、世教陵夷矣。明允其明验也。”（《姜斋诗话》卷二）朱彝尊也说：“北宋之文，惟苏明允杂出乎纵横之说，故其文在诸家中为最下。”（《曝书亭集》卷三十一）王、朱实用八家为唐宋儒家散文大家的观念看待苏洵，故尽贬其人其文。以其观念看待苏轼，轼文艺术精神亦有溢出儒家思想者，因为他既服膺儒学，还“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其精微”（焦竑《刻苏长公外集序》）。汪缙则说：“以予观唐宋大家文，韩、欧其至矣。能配韩、欧以行者，独有子厚、介甫耳。”（《汪子文录》卷二《柳王二家文序》）

④ 廖燕《书手录李非庵文后》，《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二。

已”。①“尽天下之人，数百年以来，其称文也，是非齐一，翕然无异论者，于唐韩愈、柳宗元氏，于宋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氏父子。此八人者之在当世，其自视予焉，旷若无俦匹，矫首以视四方，虚无人焉。……及至今日，其去数人之世亦以远矣。而世有知文者，矫首以视四方，于彼数人之外，求其俦匹，仍虚无人焉。然后乃知斯文之有属，非苟然也。”②作论之外，也有用选本方式支持八家并称的，如魏禧编有《八大家文钞选》，吕留良编有《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张伯行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编有《唐宋八家文读本》，刘大槩编有《唐宋八家文百篇》，高塘编有《唐宋八家钞》等，皆是。就是储欣，也编有《唐宋八大家类选》。此外，张伯行还从文辞之妙的角度论述了韩、欧八人何以称为大家的道理③。总之，虽然直到今天还会有人对唐宋八大家这一并称的合理性有质疑之心，但这一并称为明、清广大学者所接受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鑛曾说“鹿门所刻《八家抄》则杂以己意，宜其书之不甚传也”④，对茅坤借《唐宋八大家文钞》宣扬唐宋派散文主张的做法，似有不满，但一般学者于此少有议论，而对他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为治古文者和为举业者提供借鉴的动机，持赞赏态度的却大有人在。如吕留良认为“今为举业者，必有数十百篇精熟文字于胸中，

① 方东树《答友人书》，《仪卫轩文集》卷七。

② 方东树《送毛生甫序》，《仪卫轩文集》卷八。

③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云：“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为难。其得称为大家，抑尤难也。是故巧言丽辞以为工者，非大家也；钩章棘句以为奥者，非大家也；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者，非大家也；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伟俊，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决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经，而显足以周当世之务。此韩、柳、欧、曾、苏、王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者，夫岂偶然也哉？盖诸公天分之高既什百于人，而其勤一生之精力，以尽心于此道者，固非浅植薄蓄之士所能仿佛其万一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孙鑛《与吕甥玉绳论诗文书》，《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以为底本。但率皆取资时文中，则曷若求之于古文中”^①，于是就精选八家古文为选本。而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序》，谓“治经义者有得于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于此”。故高塘《唐宋八家钞序》云：“八家专本行世，盖自归安鹿门也。国朝宜兴储同人、长洲沈确士踵而集之，盖以八家冠冕两朝，笼罩百子，洵古文之极则，制艺之渊藪也。”高塘此说颇能反映学者们对八家选本功用的看法，也道出了诸多编者意在资助学者研习古文之学和琢磨制艺之术的用心。值得指出的是，域外汉学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研究，除评点作品外，还出现了专论古文法度、格式的书，如日人冈山庆就著有《唐宋八大家文法明辨》，片山勒则有《唐宋八大家文格》。其从介绍古文写作艺术入手，亦可视为对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种动机的延伸。

《文编》招致后人诟病最多的是它的选篇驳杂和评点不精。为去其驳杂之弊，故吕留良精选八家文为八卷，沈德潜编《八家文读本》为三十卷，刘大槐编八家文为选本仅取百篇（方宗诚也编有“简取”“韩、欧八家之文”的《古文简要》）。尤为突出的是为求文体之纯，明人王志坚编《古文读编》，“所选唐、宋八家古文，凡诸集中稍涉俳偶者皆不采录”。“其曰读编者……盖以八家为正派，余为支流。”^②其选篇的意义，在于突出了八大家作为古文大家的特点。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读本》则不选辞赋，并说：“赋为古诗之流，主文譎谏，卒归于正。然既为韵语，则与散文文自别。虽前人选本有采入者，兹仍舍旃，论体裁也。”^③其言其行都是对《唐宋八大家文钞》文体不纯的矫正。

对作品的鉴赏、评点，涉及论者的艺术趣味、期待视野，很难做到异口同声。茅坤论文不乏自得之见（如言柳宗元《小石城山记》“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常为后辈学者所引用。有些见解实

① 吕葆中《晚村八家古文精选序》引，康熙吕氏家塾刻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

③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凡例十则》，赖山阳《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第9页。

言人所未言（如对欧阳修史传、碑志叙事写人风神美的揭示和对其传论、序、记唱叹议论风神美的朦胧感受），称得上是对古文艺术研究所作的独特贡献。其评点不精，主要表现在对古文内在精神领悟不够，不能敏锐地认识、精准地发明作者的自得之见（有的竟是“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和洞察文章本质之所在。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云：“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大抵茅坤评点着眼于“绳墨布置，奇正转折”处多，而用心探索“精神、命脉、骨髓”者少。故黄宗羲《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说：“荆公《伯夷论》以不食周粟为诬，识力非流俗可及。鹿门云‘论伯夷处未是千年只眼’……观荆川与鹿门论文书，底蕴已自和盘托出。而鹿门一生仅得其转折、波澜而已。所谓精神不可磨灭者，未之有得。缘鹿门但学文章，于经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结果，其批评又何足道乎？”王应奎也说：“此书颇斤斤于起伏、照应、波澜、转折之间，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灭之处，却未尽着眼，有识者恒病之。”^① 蒋湘南进一步指出“其所标伸缩、剪裁诸法，大概皆为功令文之法”^②，其以功令文（指八股文）之法说古文，自然难尽古文之妙。

二是对八大家散文革新成就暨历史地位的研究。学者们评价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多从研究他们在中唐、北宋两次散文革新活动中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入手，而将其置于散文史上某一特定的坐标来考量其价值。如李邕嗣就认为韩、欧和司马迁同为清以前三位影响散文史演变的重要人物，所谓“窃闻文章之事，自司马氏崛起于汉西京，古今文体至此而一变。其后浸衰，益靡于六朝，历八百余年而后，韩氏起于中唐。及五代之季，斯文荡然无余，更三百年而欧阳氏作。上下千余年间，而三君子者始得间世而一出”。^③ 这里高评韩、欧，以散文

① 王应奎《茅选唐宋八家》，《柳南续笔》卷三，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② 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七经楼文钞》卷四。

③ 李邕嗣《奉答梨洲先生书》，《杲堂文钞》卷三。

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相许，实际上也是对八家的肯定。艾南英即明言：“大略古文一道，自《史记》后，东汉人败之，六朝人又大败之，至韩、柳而振，至欧、曾、苏、王而大振。”^① 纪昀也说：“唐之文体变于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体变于欧阳修，而苏洵以下和之。”^② 故唐宋八家实为散文史上革故鼎新、起衰振弊之优秀代表。学者们认为他们的散文革新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最突出的是八家齐出而文法备，八家齐出而文体备。

关于前者，唐顺之早就说过汉以前之文，法寓于无法之中；唐与近代之文，以有法为法的话。后来者大都同意这一看法。罗万藻即云：“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合、起伏、照应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③ 贾开宗也说：“古文自六经而后……无定法也。至唐之韩愈、柳宗元，始创为法。以及宋之欧阳修、苏洵父子、王安石、曾巩，首尾、虚实，不可移易。犹三百年汉、魏之诗，长短、疏散，随意所之，至唐变为律，而宫商严整，规矩确然，不敢乱也。”^④ 大抵古文法备于唐、宋，而唐疏宋密，密终逊于疏。八大家亦有疏、密之别，法疏、法密，都讲究朴率、自然之美。难得的是茅坤之后，论古文法度不再限于绳墨、布置、起伏、照应、伸缩、剪裁之类的套路，而能注意到作者神、气对行文方式方法的制约作用。所谓“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⑤ “夫文之得以气言者，莫过于唐之韩与宋之苏。……唐、宋文家，未尝不崇古法，而无掩于其气之浩然。”^⑥ 或如刘大槐所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为辅”。“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

① 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论文书》，《天慵子集》卷四。

②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九引。

③ 罗万藻《韩临之制艺序》，《此观堂集》卷一。

④ 贾开宗《侯朝宗古文逸稿序》，《壮悔堂遗稿》卷首。

⑤ 袁枚《与程葢园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

⑥ 罗汝怀《与曾侍郎论文书》，《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

备。”^① 曾国藩甚至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至行气为文章之第一义。”^②

关于后者，所谓文体备于八家，是说有了八家才有古文文章体裁的完备。在茅坤以前，颜之推、刘勰都说过文体出于五经，在茅坤之后，章学诚则说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③ 他们说的“文体”，实指后世文体的萌芽状态或雏形，先秦著述散文多，单篇独立之文极少，即使到了汉代，惟书、疏篇各一事，应世之文文体不多。八家锐意散文革新，力求新变的就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经过努力，故能做到“文至宋而体备”。^④ 学者们于此深有感触，论八家常言及他们对文体发展的贡献。徐邻唐即谓“马迁之文法具矣（指《庄》、《列》、《左》、《国》等文法具于马迁），体裁犹未备也。备之者，其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乎”^⑤。刘开说得稍细一些，谓“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叙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⑥ 在刘开前后类似刘氏论述很多，此处不再引录。

除论及文法备于八家、文体备于八家外，学者们还探讨过八家古文的审美特征，如秦笃辉就以“快”称美其文，说：“东汉以下，迄于唐初，文笔每犯不快之弊，未可以先儒醇实之说弥缝其实也。其他浮藻，更无论矣。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轩天地，浩乎沛古今，子厚

① 刘大櫟《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④ 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论文书》，《天佣子集》卷五，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

⑤ 徐邻唐《壮悔堂文集序》，《壮悔堂文集》卷首。

⑥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刘孟涂集·孟涂文集》卷四。